

西南研究叢書之五

英國

G. E.

Harvey

原著

李田意

葉

榘

合譯

曹鴻昭

# 緬甸史綱

國立雲南大學

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

# 西南研究叢書

三十一年度出版五種

滇西經濟地理

張印堂著

滇西邊區考察記

方國瑜著

明清滇人著述書目

方樹梅著

緬甸史綱

李田意譯

雲南農村戲曲史

徐嘉瑞著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

## 緬甸史綱

編者

國立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

撰著者

G. E. Hatvey

翻譯者

李田意 葉鵬 曹鴻昭

發行者

國立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

印刷者

雲南印刷局

定價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# 國立雲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叢書緣起

倭禍起，敵蹄所不易到者，惟西南數省。華陽滇池之間，遂爲政治經濟軍事匯流之都。在昔國人所視爲不毛者，一旦負荷鉅艱，知其不能以一隅視之，方言開發，言建設。嗚乎，國事皆作如是觀也！夫培九仞之山者期數載，爲百雉之城者期十稔，則啓萬里山林，豈日暮可期者哉？然自屬國不庭，陪敦云亡，樊籬撤而疆場表暴，強鄰之迫，履及劍及，近數十年，日以愈急。即不思已失之舊壤，能不念方劇之邊睡。固不待大軍之興，而當早爲憂惕。嗚乎，國事皆作如是觀也！夫以藏衛滇桂山林之蘊，富視天下！而西蜀久號天府，脫亦以視東南之美者視西南，稍加留意，則閉關足以自肥，開關可以求助于鄰國，軍興以來，民生何至凋敝如是？吐納何至困厄如是？嗚乎，國事皆作如是觀也！雖然，吾聞之語曰：亡羊補牢，未爲晚也。苟有心國是，則在上者爲其大，當軸者爲其急；在下位者爲其小，逸于野者爲其緩。激水尙可過額，引于千仞之山，況于民乎！西南之地，固我先人之所輻輳；而西南之民，固亦黃農之胄，中原之兄弟也，有血肉宗廟之親，丘墓林園之寄，能不奮發，以自強乎。敝校自改國立後，校長熊公，銳意經營，已堪爲國家分荷重責。財收廳長陸子安先生，暨張質齋孫幼章諸先生，所謂繫心國是者也，鼎力籌資用十鉅萬，

以恢曠西南文化研究室，使吾人能奮其在下逸野之力，以爲其小爲其緩。徐夢麟先生任教雲大，對西南文化之研究，異常熱心，奔走經營，以底于成。適余來長本校文法學院，熊公乃與余商請方國瑜先生主其事。並請全國學人參與其盛。事方草創，人力不集。計此一年中，以文獻之搜討及實地考查爲重心；其有編撰論著之較巨者，刊爲叢書，計已得若干種，將陸續印，以與世之知者一商量之。然涓埃之微，豈足爲中興盛事之助？亦書生所以耐飢寒以圖報國之一忱耳。使他日言開發建設者有所資鑑，當能知陸張諸先生之盛賜；而同仁亦因以不沒其惠，是所深幸矣。姜寅清序

# 緬甸史綱

## 目錄

### 第一章

一〇四四年以前之緬甸 得楞英雄孔阿薩之故事 泰偷女英雄  
巴推德偉（塔賴道）的故事

### 第二章

蒲甘王朝、或寺廟建築時期（一〇四四—一二八七）

### 第三章

禪族領域（一六八七—一五三一） 阿瓦王國（一二八七—一五五五）  
庇古王國（一二八七—一五三九） 洞吾王國（一二八〇—一五三一）

### 第四章

一五〇〇年前之一般狀況

### 第五章

海外大發現

緬

甸

史

綱

目錄

一

緬甸史綱目錄

第六章

阿拉干王國

第七章

洞吾王朝（一五三一—一七五二）

第八章

阿郎帕亞王朝（一七五二—一八八五）

第九章

緬甸的行政

緬甸大事記

# 緬甸史綱

英國 G. E. Harvey 著

李田意

葉 檉  
曹鴻昭 合譯

## 第一章

一〇四四以前之緬甸

緬甸不過是一個水系所流經的區域，四面山海環抱，與外界隔離；這塊地方正宜於一個統一的民族居住，但是統一的步驟雖在加速進行中，而直到現在尚未完成；官歷史記載開始時，此邦居民是各種雜居的部落。

最初住在這裏的也許是印度泥細亞人 (Indonesians) 他們幾乎未留下任何遺迹，無論如何他們以後是爲蒙古種人 (Mongolian) 的部落所代替了。這些部落也許是來自中國西部，就是西藏東部的蒙人 (mons) 部落及藏緬人部落 (Tibeto-Burman tribes)。無疑地他們係沿着那幾條大河而下，但其行經的確切路線以及到達的先後次序及時期，現在都無從確知。蒙人 (即特楞子 (Talings) 伸展於緬境韓采達 (Hanza's) 以南。藏緬部落的傳統名稱是驃人 (Pyu)，坎倫人 (Kanran)，與塞特人 (Thet)；也許塞特人就是欽人 (Chins) 坎倫人就人是阿拉干人；(Arakanese)；驃人則在絕迹了。也許對於以後的緬甸人種他們是

一個構成的因素，由於東南方得楞子的壓迫，他們彷彿曾離開三河洲的海岸向內地伸展，好像得楞子入緬的路線是沿薩爾溫江(Salween)而下的。卡倫人(Karens)也許是最先居住於緬甸的民族。最晚的移民是於十二世紀遷來的泰人(Tai即撣族-hans)。

由於旱荒及人種上的壓迫，這些民族來到這裏，繼續不斷地滲入內地，每個民族驅逐先來的民族深入南方。他們來自北方，一部落又一部落飢餓的黃種人，腳上帶着天涯地角的塵土，他們尋覓食物與溫暖，順着肥沃的河岸尋覓狹小的家園，尋覓陽光普照的地方，這是北方民族許多年來所夢想的事。

移民的程序經過幾個世紀之久。直至十三世紀，撣族尚未進入平原地帶；一八八五年英人兼併緬甸的時候才阻止了開欽人(Kachins)向上緬滲入。在基督紀元之前，一定已有許多移民定居在這裏了。他們稀疏地散佈在境內，都是些沒有文字而信仰鬼神的部落，很少有政治組織，人們聚族而居，不相聯屬，樹林和山嶺隔開了他們的住處，他們人數很少，茅屋的炊煙時常繚繞在莽叢上面。聚居的單位無疑地就是村落，有着公共的土地保有權及嚴厲的部族習慣法。假如在不久以後有王者出現，他們也不過只是些部落的酋長。

……在很久以前，

當人們一天之內可穿過一個王國，

國王卻已得他們有一天會死去，

## 一切人們的生活都極其純樸。

我們讀到有七個王者聯合起來向泰卡拉(Taikka'a. Ayethima in Thatondistrict)作戰；因爲他們的領士都擠在薩爾溫江與西湯河(Sittang)兩個河口之間，所以每個王國一定是小得像一個城鎮。

的確，在尙無文字記載之前，這裏幾乎沒有任何樣的政治單位。雖然在紀元前五百年前就已經有了文字，而直到現在尙未發現這個年代以前的銘刻。文字之最初傳入緬甸，大概是於紀元前三百年頃由印度南部傳給暹人的，這是隨着印度人的海外大擴張而來的；暹人最初的銘刻裏，包含有克丹巴文(Kadamba)的字母，這正是當時孟買(Bombay)海濱哥亞(Goa)一帶所使用的文字。遠在這時以前，印度人就來到這裏，但從這時起他們的文化影響纔樹下根基；他們帶來文字，習慣的法律，及其他文明的質素。他們在爪哇(Java)與蘇門答刺(Sumatra)建立王國，又從孟加拉(Bengal)到婆羅洲(Borneo)與交趾(Tonkin)的海岸上，隨處建起商業的中心，如普羅姆(Prome)，仰光(Rangoon)，與塞通(Thaon)。他們大概都早和平地來到這裏，因爲假如以個別商人的身分而來，那是受歡迎的；假如成羣結隊而來，在這裏建起獨立的團體，而在這樣人口稀少的區域，通常有的是餘地可供他們居留。下過日子久了，餘地就減少了，至少好的地方少了；從有些傳說裏我們可以看出來，有時不免有些小衝突，下面就是一例。

得楞英雄孔阿薩(Kun Alha)的故事。

「庇古王(King of Pegu)塞瑪拉(Thamala, 825-87 A.D.)立他的弟弟爲王位繼承人，他派遣這個弟弟到台克西拉(Taxila)從一位著名的哲師學習智慧，答應當他學成歸來時予以歡迎。且說庇古與塞通兩個區域交界的地方，住有一對卡倫人(Karen)老年夫婦，以耕種田地爲生；他們有一個女兒，塞瑪拉就立她爲正宮皇后，光陰似箭，歲月如流……國王忘掉了他的弟弟威瑪拉(wimala)。

且說威瑪拉學得了智慧，拜辭了師傅，轉回家來。因爲他的哥哥忘掉了他的諾言，未曾予以歡迎，一怒之下他使立刻殺死了他的哥哥，國王。正在那時，皇后生了一子，他下命將這新生嬰兒也一併殺死；但是皇后心懷悲戚，她將嬰孩隱藏在城外靠近野牛吃草的一片草場；在那兒，神仙保護他，他一天一天生長起來，有智慧，有強力。

當他長到十六歲的時候，印度的陌生人來到這裏，從前得楞子曾把他們驅逐出境，因而他們非常憤怒，這時他們轉來說道，「我們要戰爭，要恢復含塞瓦底(Hanthawaddy)。」他們的首領蘭巴(Lamba)是一位七「古比」(cubit)高的巨人；在他率領之下，他們乘船而來，包圍了庇古城，給國王威瑪拉送了一封信，國王威瑪拉得到這封信後，就派遣多人外出尋覓一位代戰的鬥士；這些人四下探訪，終無所獲。

正當這個時期，有一個獵人往林中行獵，他去到野牛吃草的地方，看見一位豪勇的青年站在一羣野牛中間。獵人回家來告訴他的妻子，她說道，「丈夫，假如這是真的，告訴國王去，他會酬謝你。」獵人報告了國王，威瑪拉王派了幾個官員去請這位青年，他一來，威瑪拉王立刻就認出這是他的姪子，賜官封爵之後，他給他取名叫阿薩孔瑪（Athakumma），因為他應能戰勝他的敵人。接着威瑪拉直認他過去的罪過，這時阿薩孔瑪以戰退印度的陌生人自矢。但是他要等過七天才行，他去到他的乳母——野牛那裏向她請假，她准了他的假，並且告訴他怎樣打仗，怎樣戰勝敵人，接着他轉回庇古城，打了仗，用鎗矛刺入那印度巨人的脇間，俘獲了七隻船和三千五百名印度的陌生人。為紀念這件事他在塞通區建立了一座孔阿薩塔（Kyaukatha）。威瑪拉王就立他為王位繼承人。」（庇古希維卯道塔寺）[Shwemaw daw Pagoda] 附近的印塞坎 [Hinhakan]，相傳是孔阿薩打仗的地方）。緬甸人是一個蒙古民族，可是他們的傳統沒有一個可以溯源於中國或蒙古的，倒是都能溯源於印度。他們最初的歷史所表示的，好像他們是佛祖族人的後裔，原來居住在印度北部，甚至他們的民間傳說大部分都是印度的；那本童話沙安瑪塞利皇女（Princess-Tudhammasari）裏，清清楚楚地涉及印度人的族籍及階級的問題，還有些傳說，像比達皇女（Princess Beda）、阿朗道格沙帕（Alaungdaw Kathapa）、希維塞突塔寺（Shwesunaw）與蕭衛大剛塔寺（Shwedagon），都源自印度。像在印度支那（

indo Chi-na) 其餘的地方一樣，這裏的城鎮多半都有兩個名字，一個是本地語的，一個是古典印度語的，正像歐洲在中世紀時期，拉丁的教堂造成了一種風氣，給每個城市都取個羅馬名字，無論羅馬人親自到過那裏沒有，同樣，印度的擴張也造成一種風氣，使緬甸的地方也具有兩個名稱，一是梵語的 (Sanskrit)，一是巴利語的 (Pali)，有些地名的造成是由於當時移民者原住地的影響，譬如，庇古原名烏沙 (Usa)，烏沙就是奧瑞沙 (Orissa)，庇古原是奧瑞沙的殖民地，現在的緬甸民俗及傳統都是印度的，因為他們自己的蒙古傳統都滅絕了。在緬甸，惟一的能夠讀書寫字因而能夠保存傳統的人，是印度人的統治階級，就是印度的殖民者。

這些殖民者來自兩個路線，一是經過陸地由阿薩密 (Assam) 進入上緬 (Upper Burma)，一是由南印度經海路進入下緬 (Lower Burma)。這兩種移民之中，都可能有蒙古民種在內，因為在古代，蒙古種人或山頭人 (hill-man) 的質素，似乎更能深入印度南部的平原，有人認為釋迦牟尼自己就有着蒙古種人的血液，甚至在現在，孟加拉 (Bengal) 和阿薩密等地的居民還有着蒙古種人遺留下來的迹象。在有些地方，像塞通，普羅姆，庇古，仰光，以及阿拉干沿岸的城鎮裏，無疑地印度的移民在人口中佔着一個很大的百分比。實在說，「泰倫」這個名字也許是來自「泰林格納」 (Telingana)，這是馬德拉斯 (Madras) 岸上的一片地區，許多移民都是來自這裏，這些人像一切良善的印度人一樣，

建造小小的神廟；也許就以這些神廟爲起點，後來發展成許多塔寺，像庇古的希維卯道仰光的肅衛大剛，塞通的希維裁揚（Shwezayan），所有這些塔寺都可以直接間接溯源於基督紀元以前。他們隨行帶着僧侶，正像歐洲的商人現時在仰光所作的情形一樣，對於多數的人民都沒有發生大的作用；但是經過數世紀以後，他們的人數愈益衆多，結果也能安地滲人們的心裏。再者，當紀元前二六一年以後，阿育王（Asoka）侵入奧瑞沙，使佛教義傳播於印度南部，從那時起，在緬甸所傳佈的印度文化便已開始包含有佛教的質素。佛教之流傳於緬甸，一定經過很長的時間，一個民族對於一種新教義的吸收常是很慢的，而且佛教之流傳海外，一定歷時更長。對於下緬甸具有決定性的事件，也許就是第五世紀在偉大的釋義者達瑪派拉（Dhammapala）指揮之下，於馬德拉斯東部更吉凡倫（Conjeveram）所興起的一個具有聲勢的佛教寺宇，古代得楞子的記載裏時常提到達瑪派拉（更吉凡倫，得楞子）最初的銘刻所用的派拉凡（Parava）字母就是當時那裏所用的文字。佛教之傳入緬甸，只是印度海外擴張的一部分，即便在達瑪派拉時代以後，牠也需和其他各種印度支派相頡頏。無疑地，所有這些教義只能影響到城鎮和商業中心，那兒統治者容易感受外來的影響，並且和外人通婚，城鎮以外的多數民衆，仍然安靜地繼續崇拜樹林，拜岩石——文化低落的民族通常都崇拜靈魂，信仰鬼神。在城市裏各種教義可以並存而沒有磨擦，但印度教與佛教之間偶爾也有衝突，下面的一段傳說便是一例：——

泰倫女英雄巴椎德偉（塔賴道）的故事

『提沙（Tissa, 1043-57 A.D.）是庇古的國王，不信佛教。他……不信從佛祖，不遵照他的戒法，他尊敬婆羅門（Brahmans）。他揪下佛像來，投在水溝裏，污沼裏。』

且說有一位商人的女兒，誠心皈依佛法，這位女郎名叫巴椎德偉（Bhadradevi）。從十歲起，她就同父母一起出外聽人闡釋經義，無時無刻不遵從戒法。她對於三顆舍利子非常觀喜。每天虔敬地唸着那三位救難者的名字。提沙王揪倒佛像的時候，正是這位女郎年青的時候，有一次在水裏沐浴，她的手偶爾觸到一尊佛像。她將牠拉出水來，佛像金光四射。她問道，『誰把這像拋棄了。』一位年老的奴婦答道，『小姐，我們的國王信從假神，一定是他把這像拋棄了。誰要在塔寺裏頂禮拜佛，國王就殺死他，把他消滅。』那個奴婦這樣說着，女郎聽了她的話以後，這樣說道，『我服從那三顆舍利子的佛像。我可以至死不屈。先將這像洗乾淨，再把牠立在一個塔寺裏。』她親自同那奴婦將佛像洗乾淨了，並且立在一個塔寺裏。……正當她重立佛像時，有人已把這事經過報告給國王。他派遣快捕去捕她。那女郎，在無價的舍利子靈光環繞之中，向國王的快捕說道，『讓我停留在佛像面前。』她急把那裏所有的佛像都洗刷乾淨，都立起來了。不一會國王又派來後續的快捕。女郎去到國王面前向他談話，但是他聽了非常憤怒，這樣說道，『把她帶出去讓象踏死她。』這時女郎禱求神的慈恩來感動國王，並且感動象羣及御象的人，她繼續不斷

地說道，「我請求佛主保護我，」她乞助於她那三位救難之神，象便不敢踏她，只是高聲吼叫，御象的人也不能使象踏她，他們換了另外的象試了許多次，沒有一個象敢踏她。人們懷着恐懼的心情去報告國王，國王聽說了這些事後，這樣說道，「用乾草堆在她身上把她燒死。」但是那女郎又祈禱神的慈恩，求助那三位救難之神，人們忙亂着點火燒她，總是燃不起來。他們懷着恐懼心情，又去報告國王，國王說道，「把她帶到這裏來。」他們帶他到國王面前，國王說道，「哦，你這女郎！我若是看見你的神釋迦的像飛向天去，便饒你不死，且假如從你的神的像上沒有七個像，八個像，飛起來，我便把你割成七塊。」他命人領她到濠溝裏……她這樣祈禱道，「哦，慈善之主的聖像啊！你的婢女我來立起你的聖像，釋迦是全世的主宰，他的戒法是全世的主宰，他的寺廟是全世的主宰。因為釋迦和他的戒法和他的寺廟無論任何處都是主宰，所以願有八尊聖像飛起來去到國王的廳裏。」一霎眼有八尊佛像飛起來……飛向國王的大廳，女郎轉來指給國王看。國王和許多人觀看見了，遠近驚以爲奇。這時那女郎說道，「哦，塵世間的君王！我的神釋迦業已涅槃（Nirvana）。你已經看見他的神像飛向天空了。你一向信從假神，認爲他們好。請讓你的婢女看看他們可能飛騰起來！」這時國王命他們飛起來，那些假神，都不能飛。國王把牠們都趕掉了……他使那女郎沐浴了身體，封她爲正宮皇后……感謝了神靈之後，他便永遠信奉佛教。」

文明的勢力在沿海一帶最爲強大，因上緬是一片不堪接近的地區。不錯，上緬距中國較近，中國的三條通商路線都經過上緬：一條沿薩爾溫江而下，一條沿伊洛瓦底江而下，第三條沿史的宛河(Chindwin)穿過曼尼帕(Manipur)經三月行程可抵阿富汗(Afghanistan)，在那裏中國的絲綢賣成羅馬的黃金。但是中國的勢力好像只限於這幾條通商大道，因爲除此之外很難找出其影響的痕迹來。上緬甸並未自中國得到文明。摩谷(Mogok)的屬地太公(Tasau)自北印得來文字，而在那兒發現的最古的銘刻是第十世紀的東西。由此看來，那兒開始有文字較之三角洲一帶要晚着幾百年呢。

外人所知道的緬甸只是下緬甸。在錫蘭(Ceylon)經商的羅馬船主，聽說過緬甸三角洲和馬來亞(Malaya)，這些地方統稱爲黃金半島(Golden peninsula)。從第八世紀到第十六世紀，在東方海上貿易最佔勢力的亞拉伯人(Arabs)，不僅聽說三角洲的名字而已，而且還到過那裏；他們第十五世紀的文字記載裏說到過這兒的產品，如犛牛尾，沉香，貴金屬，犀牛角之類，這些極爲中國人所珍視，而且有些還鑲在環帶裏。

現在緬甸的著名產品稻米，麻栗木，油，在那時都不出口，因爲古時人口稀少，生產的食品只夠自給；除了點燈以外，油對他們沒有用處，所以用不着大量輸入以供近代機器的消耗；他們自己的森林尚未砍伐，足敷建屋造船之用。十四世紀之前，尙無鐵路和汽船；笨重的東西自然不能出口。買賣商品，只限於體積小而價值大的東西。如寶石，金，銀

，胡椒，絲綢，香木，象牙，猿猴，孔雀等。這些東西緬甸出產極少，因此商人之視緬甸不如亞洲的其他部分。

當時的緬甸大部分只是一片尚未清理的莽叢。現在肥沃的三角洲當時尚未淤塞成陸地；潮水上來時仍是一片澤國，較高的地方形成一片小島，上面遍生樹木。塞通位於海岸上，而且據最早的傳說，庇古城只是一片淺水中的一個島而已。

進口貨中有來自馬德拉斯的考拉(Chola)王國的棉布，與來自孟加拉的佛像。也許當佛教絕跡於印度以後很久的時間內，爲了緬甸市場的需要，那裏經常地還有以製造佛像爲業的。

文字的使用，直到紀元五百年間仍是很少的，所以紀事家所追述的紀元前八五〇年間的事是不可靠的。除非筆之於書，歷史的事實便無法記得起。遍觀全世所有的不識文字的野蠻部落，可知他們對於兩代以前的事故便無法弄得清楚。在緬甸，甚至十八世紀的史實，就極不正確。現存的最早的編年史，上溯至第十五世紀，這時以前的歷史記載，差不多就等於寺院裏的虛構故事；直至一〇四四年，這些記載充其量不過是有其事的傳說而已。

對於這早期最可靠的證據就是由古城遺址所發掘出來的東西。主要的古城遺址，屬於得楞子的塞通，特旺蒂(Twante)，仰光，庇古是由塞通分出來的一支，形成於第六世紀以後，屬於阿拉干人的有散多威(Sandoway)與味沙里(Vezali)，屬於半揮族半驃族有